淡江時報 第 426 期

**真 心 為 你　■文\TIGA　圖\NICK**

**學校要聞**

我不是宋同學，她在上星期不幸過世了。』馬尾女孩沈重的說。
  
  
『我知道。』我也沈重著。
  
  
三月二十七日，我蹺了一整天的課。
  
  
馬尾妹拿著信，尋遍了校園，都找不到我。
  
  
當他想打電話告知宋樺霙時，悲劇已發生兩個小時了。
  
  
『樺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走了後，我真是不知所措，心情慌到了極點，所以把信的事情都忘記了。』她自責的說。
  
  
我只能點點頭。
  
  
『等到樺霙的後事都處理完，一切安頓好之後，我才一頭猛然想起信的事情。』她的淚水在眼框中轉呀轉，還是滑落了。
  
  
我遞給她一張面紙。
  
  
『後來我問了你們班的大黃，才知道你今天會搭這班車，坐在這個位置上。』她的眼淚停止了。
  
  
『妳認識大黃？！』我問。
  
  
『昨天打工時才認識的，不過我記得之前好像有跟他說過話的樣子........這..不重要吧！？』她對我說。
  
  
的確，這真的不重要。只是想轉移話題，來掩飾我的不安與脆弱。
  
  
我們之間沈默了許久。
  
  
『你難道一點傷心都沒有嗎？』她突然冷冷地問。
  
  
我不傷心嗎？
  
  
馬尾妹妹，你並不知道，我的傷心已經提早了。
  
  
當宋樺霙還是個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時，我已經為她哭過了。
  
  
那樣的淚水、感傷、哽咽，只是一時生理性的情緒抒發。淅瀝嘩啦發洩完後，妳將會發現，這個陰影已漸漸淡出，讓妳傷心的人也逐漸模糊，時間一久，那份惆悵、那份感情及那樣的傷痛，只會淪為在記憶中，有點可笑、有點幼稚的年少往事。
  
  
妳將不會去在意與懷念。
  
  
而對於我。
  
  
那份傷心只是個起點，現在已昇華為另一層次的感觸---就是心碎。
  
  
它將會墮入無止盡的黑暗與絕望，而那個陰影不會離開，只會深陷在我的心扉。
  
  
或許，妳會覺得這樣的說法太武斷，但至少現在的我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情。
  
  
和馬尾妹妹簡單的道別，我走進了教室。
  
  
空蕩蕩的教室裡，還殘存著冬季的寒意。
  
  
同學們都去哪兒了呢？去追尋些什麼呢？他們錯過幸福了嗎？
  
  
我又看了一遍那封紫色中飄著香氣的信。
  
  
『哈囉！小杜！』是大黃。
  
  
他的那份傷心，可能已經進化成腦細胞內可笑的記憶體了。
  
  
『你知道嗎？昨天我去租漫畫時，發現了新的目標喔！是那邊的工讀生耶！你猜猜看是誰？你一定認識她，因為她昨天有跟我提過你喔！』他不正經的笑著。
  
  
『某個綁著馬尾的女孩子。』我很冷漠的看看他。
  
  
『哇靠！小杜！你是不是有天眼通啊！』他誇張著。
  
  
大黃可能早就忘了在日二B的教室，曾問過馬尾妹︰『請問宋樺霙來了沒？』的這檔事。不過，這不重要，不是嗎？
  
  
我把信拿給他看。
  
  
很快的看完了。
  
  
『不會吧！小杜！怎麼有這麼巧的事！』他不可思議的說。
  
  
接著，我把所有在這段時間發生的故事，都告訴了大黃。
  
  
他的表情也由剛開始的一派不在乎、無所謂，到嚴肅、沈默，最後是滿頭冷汗。
  
  
『大黃，你還記得去公墓的山路怎麼走嗎？』我問。
  
  
『記...記得啊...』他有點顫抖。
  
  
『那願意跟我去一趟嗎？』我看看他。
  
  
『當...當然了！』他的冷汗繼續的冒了出來。
  
  
雖然現在是春天，但山上的氣候仍是嚴寒的。
  
  
大黃騎著中古的「偉士牌」，載著我，伴著颼颼的冷風，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上。
  
  
她知道我要來了嗎？
  
  
機車緩緩的熄了火。
  
  
一排排蒼白的十字架與鮮綠瑰麗的山巒，組成了一幅奇異的光景。
  
  
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天堂了。
  
  
『我們進去吧！』大黃說。
  
  
接著，我們就進入了十字架的矩陣之中。
  
  
最近這幾天的天氣都不太好，今天更是糟糕。雖然沒有下雨，但厚實的烏雲壓得低低的，好像隨時都會爆發。
  
  
我們站在她的前方，任隨山風吹亂了我的頭髮，吹亂了我的心情，也吹糊了我的眼睛。
  
  
我知道，她是安詳的。因為，我來了。
  
  
大黃把一束淡雅的鮮花放在墓邊，表情悲傷喃喃著。我只是站在一旁，默默地看著，十分努力的，不讓眼淚不爭氣的落下。
  
  
我發誓不再哭泣了！
  
  
她死了、她走了、她去世了，夜空中也增添了一顆消逝的流星。但這何嘗不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。
  
  
靈魂離開了肉體，接受下個階段的繼續。她只是比我先完成了這個功課。
  
  
如果，如果她還沒忘了我，而我仍然惦記著她，相信在未來，四十年、五十年，甚至更短的時間後（誰也無法保證），我們將會在另一個時空，不同的境界重逢。
  
  
到了那個時候，我會問她︰『妳還記得我嗎？我是妳曾經失去的幸福喔！』
  
  
她也會微微一笑︰『那現在開始也不遲啊！』
  
  
我們都會砰然心動的期待著。
  
  
厚重的積雲慢慢地裂開，午後的陽光如水銀瀉地般的潑灑在大地上。
  
  
感覺體溫在急速的回升，淚水也在急速的退潮，而在我那已然絕望貧瘠的心田上，也萌發出了希望的幼苗。
  
  
『啊！出太陽了！』大黃誇張的指向天空。
  
  
『是啊..........』我也望望天空。
  
  
而那熟悉的琴聲，也自不遠處悠悠的飄揚過來。
  
  
就這樣優雅的飄著，飄著，飄著..............
  
  
THE END